



同春集
十

行狀

共十六

~ 16
2401
10



2401
6-10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行狀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

事 世子左賓客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

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貳

師愚伏鄭先生行狀

本貫慶尚道晉州牧

曾祖繼成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

妣長水黃氏 贈淑夫人

祖銀成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

禁府事

妣玄風郭氏 贈貞夫人

考汝寬 贈宗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

義禁府事

妣陝川李氏 贈貞敬夫人

先生諱經世字景任號愚伏九世祖澤判尚州牧事
留一子于州後世仍家焉五傳而至修義副尉諱蕃

始卜居于州南栗里卽先生高祖也承旨公聰敏強
記讀離騷三過成誦不振而蚤切叅判公亦以儒雅
著稱贊成公行誼為鄉里所敬故副提學蒼石李公
實誌其墓李夫人江陽君瑤之後學生公軻之女婦
德純備以嘉靖癸亥九月十四日申時生先生于栗
里第幼有異質穎悟絕人七歲讀十九史略八歲讀
小學未半文理自通餘皆迎刃而解落筆皆驚人語
又能知俗學之外有用力之地作從善如登詩以自
勉從祖復齋公素負鑑賞每見先生所賦歎曰句句
如花開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西厓柳文忠公知州事

先生執贄請益文忠一見異之告以為學之方先生
敬受而藏之心終身不敢忘十六選鄉解兩試二十
中進士二十四登 謁聖及第皆占第二名所試諸
作皆膾炙于世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戊子夏薦
入藝文館為檢閱俄陞待教一日 上講詩傳問委
巷之義諸講官不能對先生進曰此出檀弓猶言陋
巷 上悅及退目送之仍問鄭某誰人子也已丑春
陞奉教叅弘文錄賜暇湖堂蓋極選也既而 上教
吏曹催填玉堂南床闕員吏曹以望不備為啓於是
特命以先生為正字旋魁文臣庭試有恩數一時

榮之冬汝立獄起先生曾在史苑誤薦賊甥震吉同
西平韓公下吏尋宥南歸庚寅夏遭贊成公憂柴毀
幾不勝壬辰夏島夷難作列鎮瓦解先生與若干同
志募集村兵設伏斬捕粹遇大賊中矢墜崖李夫人
及先生之弟主簿公皆被害事聞朝廷以倡義討賊
可嘉陞拜禮曹佐郎先生上疏陳情辭遍走兩湖召
募兵糧一以復讐討賊為志行到公山溝痘疾幾殊
癸巳冬 下教本道使之敦諭赴朝與贊辭命又上
疏辭不赴甲午服除拜禮兵曹郎俄改弘文館修撰
下旨召乃入都謝恩冬拜司諫院正言尋還修撰

同春堂集
時當大亂之餘國憂方殷先生入對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本治道者不過曰學而已所謂學非但襲先王緒言通遺經訓釋而已須有思辨之實積累之漸然後學由是而進心由是而明既知此心之由學而明則當知此心亦由不學而闇明則光輝旁燭於事物闇則是非懵然而不辨然徒事講明而不用力於敬則將無以維持此心而為涵養之本矣 殿下非無大有為之志而未見大有為之效豈學問之功不純而怠忽之私有以間之也天降大割百事潰裂勤於學問以明治道則舊邦之維新在此此學不

講治道多雜則國勢之不振愈甚辭意剴切聲韻洪亮 上怡然傾聽時喪亂甫定始開筵講周易先生進言易固為聖學之正宗然其義精微未易通曉春秋明討賊之義當此撥亂之日最宜講究 上問程傳與本義異同先生對曰畫前之易竒耦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竒耦之已形者也讀易者但就六十四卦知文王之彖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伏羲先天之學莫之聞焉至邵子承穆季之傳大為之發揮然後始知三聖之辭皆出於先天之畫由是而易之本原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耳若程傳則雖不

釋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實所以發經旨之微奧此其同異之別在學者而言程傳為尤切矣 上又問陰陽升降善惡吉凶之應先生對曰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交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交者為泰為既濟人君亦須居上而親下然後方可上下交而成世道之泰矣不惟治道為然修養家之水火交濟亦猶是也又曰積陽多其漸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君子小人之分皆由於是蓋陽生物陰殺物雖其造化待對之體不能相無而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

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之意而吉凶之應實在於此也後 上又問揲著之法先生令內侍折枝以來信手揲扐若不經意而其進退多寡之數一皆先命而響合 上甚驚異之先生曰此非奧妙難知者因推衍其所以然之故 上亟加獎賞至以國士稱之白沙李文忠公每自 講筵退曰鄭某真侍講才也乙未春兼侍講院司書知製教自是雖他遷仍帶時 宣祖殿經喪亂不樂在位命光海攝政先生與同僚上劄力爭得允夏病禡為典籍陞直

講俄還修撰兼侍講院文學秋陞校理上劄請立志
自強略曰一旅之衆十乘之車二城之地猶能出死
得生以亡為存況今所賴以為力者不翅倍蓰於彼
但恨無其志耳 御批所論至矣深用兢惕十月上
疏陳情請省墓 上以疏辭佳甚既賜暇仍教政院
寫進一通十一月還朝上劄請頻 御經筵丙申春
拜吏曹佐郎持衡審權未嘗為人作輕重以御史巡
按嶺南防戍俄拜校理時 上方講周易教選曹必
以精通易學者備講官該曹欲以先生應命而以方
在銓地難之 上教曰銓郎誰不可為鄭某還除講

職於是是有是拜講易畢賜內厩馬及馬糒上箋謝遷
吏曹正郎兼校書館承文院校理丁酉春西崖以體
使辟為從事上疏乞解本職專力於復讐事不許秋
拜議政府檢詳例陞舍人俄還校理兼弼善時閑山
失守賊有再動之形中外凶凶先生與同僚上劄請
守都城以牢人心還拜舍人改司憲府掌令以御史
巡檢嶺西還朝差奮義軍將辭本職褫授司藝旋還
校理又出嶺西催運軍餉冬拜司諫院司諫尋陞通
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承命往候楊經理及麻提
督于嶺南戊戌春轉至左承旨四月嶺南方伯缺

上於榻前指先生曰此人有才局可差遣大臣協贊
時南服新剗於兵公私赤立而外則賊壘相連於江
海之濫內則 天師彌滿於湖嶺之間先生焦心竭
思盡其才誠威愛著洽兵民胥悅時議方攻厓相并
侵先生先生不自安連章控辭冬禡授副護軍尋除
青松府使不赴庚子春除寧海府使冬棄官歸坐罷
明年 特叙拜左承旨禮曹叅議皆不赴時先生家
食將二稔矣乃與同志謀曰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
能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吾徒皆有志澤物獨不念康
濟同胞耶遂各出錢設醫局以需鄉閭之急取明道

存心愛物語名曰存愛院尋以校正廳堂上召被叅
初鄭仁弘起鄉兵名以義旅賊退猶擁以自衛殊有
不戢之聞先生偶以所聞言諸李公貴李公疏論仁
弘罪將先生語證之仁弘大慙至是為憲長捏出不
近之謗以劾之李公上章辨之先生益無意世事卜
地於愚伏山中愛其巖壑瑗竒溪潭潔清築室而居
之左右圖書研精覃思忘寢與食間或相羊水石間
其自得之趣發諸吟詠甲辰冬叙授副護軍先生以
吾東道學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有若
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諸先生相繼而作而皆蔚興

於數百里之內本州又在嶺之上游遂倡諸生建一大書院於洛江之濱合祀五賢號其院曰道南自製標文使後之學者知道脉之在此云丁未春除大丘府使寒岡鄭文穆公宰隣府每稱大丘之治惻福無華可為吏治師戊申二月 宣廟賓天光海嗣位先生因求言上疏累萬言大要恤民之實在於寬其力厚其生而二者之本又在於節儉且論宮闈不嚴仕路混濁至 先王末年而極矣正始之日所宜惕念而澄省之且論新政闕失略曰竊見殿下卽祚之初銓相除拜之政似不出於大公至正之道銓相之選

乃是大臣所擬而其人不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又命加擬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焉殿下之參入已意任情低昂至此而甚矣殿下延登元老置之相位自以為賢於夢卜則尊之不以貌而以誠任之不以貳而以專然後可得盡其用而乃於擇銓衡一大除拜不用其言直任已意若然則獨運萬幾足矣亦安用賢相為哉殿下於慎始之日已用如此滑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殿下博觀前史其於公私之辨治亂之故察之熟矣豈不知姻婭私昵之有累於聖德乎得非新登大位上下情意未及諳熟

而遽遭危疑之變眇然深居不免有憂懼之心遂欲
廣置親信以為急難之用乎殿下之慮或出於此則
又大誤矣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人主之所以尊而
無對以無私也目今朝廷百官孰非殿下之四體三
軍萬姓孰非殿下之赤子乎一視同仁以得其心則
不幸遇難孰不為殿下捐軀乎不此之圖而顧欲托
於數三親信之人則親信者無幾而餘皆為疎外之
人矣殿下之有不亦狹乎殿下之勢不亦孤乎又曰
天下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虞書所謂精一執
中孔子所謂格致誠正克己復禮子思孟子所謂明

善誠身其示人用力之方不翅丁寧殿下之嗣守基
業正所謂無疆惟恤祈天永命在今日墜失厥命亦
在今日殿下其可自逸乎其可自滿乎其可不敬德
乎疏入光海大怒覽未畢命焚之諉以語逼 先朝
將鞫問大臣李恒福等以為其言雖過非內懷至忠
不能也只削職六月還職牒八月叙拜副護軍己酉
以冬至使朝 京藩使朝見依品服朝服載在 大
明集禮而前後使臣並用玄盤領從事因訛襲謬先
生以為盤領初於後代玄卽齊服非所用於朝賀大
禮呈文禮部請易以朝服又請於兵部許質焯焯年

例外增數明年春奉 勅還光海大悅命加資上章
辭不許夏拜成均館大司成乞暇省墓累辭褫授副
護軍先生不樂於朝求外冬除羅州牧使未幾陞拜
全羅道觀察使辛亥秋又被叅先是五先生既從祀
文廟仁弘上章詆兩賢甚醜先生作從祀執禮契帖
序有云奈何盛典纔舉邪說便行彼豈無秉彝之天
耶惟其偏私之見蔽之於前忿狠之氣迫之於後不
覺其自陷於媚嫉之歸此其可哀而不足怒也又次
淳昌壁上朴訥齋韻有狼腹偏心說聖賢一亂極知
緣運氣之句仁弘怒甚嗾其黨以中之壬子春金直

哉獄起先生被引就理中使搜家書以進光海見其
家間尋常書札語及君上處必別行高書雖謗書亦
然謂左右曰安有敬謹如是而黨逆者乎先生長男
檢閱公甫成童并被逮光海親問汝父教汝以何事
對曰只教以忠孝二字光海尤竒之無何得釋秋陞
嘉義初 本朝請冊世子奏中以臨海有疾為辭而
接待 天將時臨海隨駕自如先生為司諫啓請勿
隨至是光海殺臨海謂先生有病幾逆折之功命收
叙超秩上疏固辭不許先生常以為歎至 反正初
竟陳乞鑄去冬除同知中樞府事術人李懿信上疏

請遷都交河光海遽命諸宰雜議先生議曰盤庚之
亳邑以有圯河之患成王之洛都為朝貢道里之均
衛文之楚丘又在於為狄所滅之日茲皆出於千萬
不得已之大計臣未知今日之議此有何不得已之
故也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齡在於
修德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只一箇長安秦居
而促漢居而永此是千古之明驗事遂寢時光海故
亂日甚先生乞外得江陵府使逍遙於金剛鏡浦之
間又愛其俗之質而愿也先教而後罰率邑中子弟
講授禮書其民樂趨之乙卯秋又為沈憬妄引被逮

光海雖燭其情故遲其決以待贖鍰門人舉後漢魏
劭事實之寒岡寒岡曰無傷也古人有行之者散宜
生是也先生聞之與之書曰此與今日事異君子愛
人以德如有復言者請無相見也或有勸子弟訟寃
者先生又痛止之曰死生命也非人力可容久後始
保放再更冬益取聖賢書研窮體驗樂而忘憂任疎
菴叔英累來訪送桔梗寄詩有中黃外白無文質始
苦終甘慣險夷之句丙辰冬始削職以放丁巳夏還
職牒戊午夏命叙癸亥三月 仁祖反正親政授弘
文館副提學下旨召四月入謝上章辭批曰卿之上

來予日望之勞苦遠來予甚喜悅時議欲為舉義人別設一科先生入對論其苟私上卽從之又言始初清明之日宜首罷內需司以示民無私上不能從因早上劄略曰德崇業進常在於真積力久之後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則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常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宏模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殿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奸民玩法禁闈之嚴而女僕通行雖裁抑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從諫如流而或下嚴峻之批是

則亡論他日而殿下之秉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者甚可畏也今日者誠殿下大有為之會而不可失之時伏願堅苦刻厲執德不移勿以己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毋急近效持循不已則自然聖德日新治化日隆若或因循放過漸成玩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如流萬計茫然無一事可酬夙志則不惟臣等為殿下惜之千載之下亦必有為之永歎者矣上手批曰自予忝位無一人言予過今看

劉辭不覺敬服故事玉堂長官無依次入侍之例
臣合辭言鄭某乃讀書養德之人請頻數引接
上從之先生上劉辭有優批別賜米豆時
上待先生用異數先生亦感激知遇殫心竭誠其從容啓沃開
導聰明者必以陳善格非為先然先生素謹於溫室
起居之注又未及什一以是人鮮知者一日
上講論語宰予晝寢章至集註自棄孰甚
上曰晝寢豈至於自棄乎先生對曰先儒有言懈意一生便是自
暴自棄然則不必大段為惡然後乃為自棄也纔有
懈惰之念便為自棄也凡看此等文字勿謂豈便至

此而更加惕念幸甚
上曰宰予以聖門高第何為晝寢對曰或問於朱子曰程先生門人多不謹嚴何也答曰程先生自謹嚴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以此觀之學者須用已力不然則雖聖人與居亦末如之何矣
上嘉納之仍問南中才望可合收用者先生以張公顯光柳公袵對俄無
元子師傅時廢庶人徑自江華圍籬穿地跳出
上令宰臣三司議所以處之者先生與同僚具劄以進略曰臣等伏觀
答兩司之批丁寧懇惻發於天理之真切合乎人心之所安超出常情利害之外同符古昔帝王之

事此為至善所在大司憲延平李公以玉堂不同兩
司斷義之請至 上前直斥先生先生乃再疏三告
乞褫皆不許賜盤領裕襪資上箋謝俄無藝文館提
學辭不許時方議刊去光海所上 宣祖徽號先生
陳啓請并去祖字略曰歷代帝王創業與國統中絕
而再造之君稱之以祖我 宣廟雖遭外寇而旋即
收復未嘗有國統中絕之事不宜稱祖也光海初年
欲稱以祖其時尹根壽以無義例上劄而止厥後許
筠李爾瞻輩請上尊號於光海光海以獨當為媿更
發稱祖之論廷臣無一言其事遂行此可謂無知妄

作矣況稱祖於謚號之下有如帝王追崇四祖如宋
之僖順翼宣我國之 穆翼度桓非如歷代太祖世
祖之稱非所以尊崇之也稱祖以功稱宗以德初無
高下今者光海時所上徽號方議刊去若然則當有
具由告 廟之禮其時并告稱祖無例之意而改之
似當先是 上將親祭于私廟廷臣議祝辭稱謂朴
持平知識請奉私親為禰廟沙溪金文元公引程子
論漢宣帝史皇孫說謂當稱以叔姪先生以為宗統
大義固嚴然 主上以親孫入承既不考 宣廟則
於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而不加顯字稱子而不

同春堂文集
加孝字禮曹判書月沙李公議克合首相完平李公
與諸大臣皆是之朝論遂定九月先生上劄陳八條
一曰立大志二曰懋聖學三曰重宗統四曰盡孝敬
五曰納諫諍六曰公視聽七曰嚴宮禁八曰鎮民心
其重宗統一款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稱所後為
父母服齊斬三年稱本生為伯叔而服不杖期誠以
受重之義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至於帝
王之承統則受宗廟社稷之重為億兆臣民之主其
義之重尤萬萬於卿士家矣故前代帝王以旁支入
繼而尊奉私親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

宋英宗賴司馬范呂諸賢能據經守正遂以皇伯父
稱濮王乃為得禮之懿我 宣廟追崇德興時亦倣
而行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則與
此微有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
禰不可亂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既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稱為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自稱為子未有
嫌逼之碍也司馬公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尊
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呂公著亦曰宣
帝以兄孫嗣祖統故稱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也
此正與今日之事相似而可以為明據今雖公議已

同春堂集卷之四
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如
程子之所憂者乎此誠萬萬非所憂於 聖明之世
而區區憂慮不得不預為明主言之惟 殿下堅定
而明察焉 御批陳列八條無非愛君憂國之誠予
當服膺自省焉時朝廷方議宣惠號牌便否先生獻
議略曰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繁瑣奸蠹易容不
可以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
同一結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
歲不過木二匹有餘則一夫所收大約不過十七匹
而今宣惠廳所收一結當取三匹則一夫當取二十

四匹較之常年所收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間朝
廷講究利民之政拭目傾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
加一之賦必將譁然而駭愀然而愁矣臣意不如姑
徐熟講而行之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之良法但念
塗炭之民未及休息而遽聞此令之下則或不無鳥
驚魚駭之慮然善為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不至於
必不可行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而必
須贍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令專意於踴躍擊刺
之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若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
少不足於用此其所以難也既不能此則惟給保一

事乃為前代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
填克壬辰亂後尤為蕩然而教練之法則終始未有
所聞我國武略之不競職由於此今欲着實行之則
必須先行號牌之法多得閒丁以克闕伍然後可以
議此矣以嫁女乞暇 上令本道給昏需辭不許時
上將講大學楸灘吳公啓言宜待鄭某之歸倉卒
講論者與存心用功之久者意味自別也 上從之
閏十月還朝十二月白虹貫日上劄請遇灾寅畏略
曰天道不怙變不虛生意者深宮蠶獲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無乃敬畏之念乍弛宴安之心漸滋或有人

所不知而天已降監者乎古人之言曰一念之善慶
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由此推之則一念之不
善一念之白虹也一事之不善一事之白虹也雖無
謫見於天者已為可畏況有之乎伏願 殿下反躬
深省益篤其嚴恭寅畏之誠自裏至表自微至顯務
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則天地陽和之氣寧不以
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 御批內省多疚天
譴宜矣劄辭當體念內司別提梁德允者有罪當刑
上命除刑決杖先生上劄論之略曰夫刑之輕重
視罪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而止而其柄在

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而有所指揮使輕者重而重者輕也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惟如此然後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一隸而不肯自立於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於私意而正家及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甲子元日又有白虹貫日之變 上下手札罪已求言先生復上劄數千言略曰薄蝕雖慘猶有常度隳以滌沴倏于大陽謫見於天莫甚於此一之可畏况再三乎况於月正元日三始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于 聖衷也竊念今

日民生新離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隔上一息延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欲望其榮衛完實有同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况又攪動之以搖其精困苦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溘然而斃乎嗚呼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父母之心子憂亦憂子喜亦喜今日之事有可以病民而召怨者固非一端水火餘生遭逢 聖代澤未及究先竭其力望仁深故歸怨速乾文之不寧安知不由於此乎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內蓋不翅八九現天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復而昏迷天象竟

至於為天所棄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益昭然矣
今 殿下既有寅畏之心又有懇惻之言矣然又必
有不忍人之故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
懇惻之言不為口惠而方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矣
李适舉兵叛賊鋒日急先生白令三司諸官宿衛禁
中且論入江都非計 大駕遂南巡先生承命檢察
嶺南上狀請毋貸奔北之將以振軍律請把截漢江
既踰嶺通諭遠近召募兵糧未幾賊平三月復命乞
褫不許一日延平袖劄草來示大意王子珙曾出賊
招不可不早圖先生答謂諸王子出賊招者不但珙

必將次第驚畏 聖世安忍使骨肉危懼復如往日
之為乎兩司請議處珙先生獨執前見不變延平恚
甚詬斥不已先生乃陳章乞免略曰李貴之欲防禁
仁城出於 宗社之慮臣雖迂腐亦不敢以此論為
非獨臣所慮者自古疑之一字必為讒口所乘而事
變無窮常出於意慮之外萬一他日事有難處或不
能終始保全則今日諸臣所以委曲宛轉長慮處變
之意反歸虛地其有傷於 聖德豈不大哉臣子之
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違心詭隨以苟同於人而
取媚於時也臣之素心以此為恥延平即又上劄攻

同春堂文集
之 上曰卿言甚過和而不同君子之事玉堂長官
可謂君子矣欲納君父於無過之地不為人言所撓
其志不亦善乎延平又上劄攻之益急先生本不欲
相較及是則不得已出郊外上劄乞行遣批曰卿之
忠謹予嘉之久矣李貴雖有千言萬語予豈有聽信
之理乎朝廷亦必非貴而是卿卿體予意先生又上
劄陳情略曰夫仁城之死生何與於廷臣而實狀未
著之前咸欲其無死者是乃赤心愛 殿下耳豈有
一毫私意於彼哉雖以李貴之憂國如狂亦必以保
全為言者其心亦若此耳何不以已度人謂人如已

而乃以樹功疑人耶古人之言曰富貴易得名節難
保又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臣若抗顏再入為人所
笑則舉平生而盡棄之豈不悲哉 御批卿體予意
勿為相較再命召令入侍講筵先生皆不赴乞退益
力擢拜司憲府大司憲累上章懇辭并不許又極陳
難受之義略曰嘗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
處非獨一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
衰尤不可以不慎也臣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
其所不欲退者雖被物議不許辭避其為臣者亦貪
戀寵眷晏然不去一夫先之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

成習俗終至於廉恥掃地利欲滔天而國無所賴目
今朝著清明搢紳相讓蓋無一人忘恥而冒進而
殿下乃欲使臣克一夫之數以啓無恥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乃薄乎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臣於此職終不敢就 上始許褫卽
買舟南歸是日還除副提學再上章辭不許旋拜承
政院都承旨 嚴旨趣召先生以一向廝捱分義未
安八月還朝 上引對慰諭仍曰卿之不辭而去禮
乎望望然去之予甚慙覲先生謝曰臣旣得褫免未
及付職而去前銜官豈有辭朝之理乎仍啓曰出納

惟允政院之任若宋之李沆君命有所不當則曰臣
沆以為不可卽便封還千載之下可以觀其君臣
聖教若有未盡則臣亦不敢不封還 上改容先生
旣去館職 上益思啓沃之效時或 特召入講筵
與之討論九月教曰鄭某曾講論語一部盡心論難
古語曰無言不酬其特加一資先生上疏乞改正且
曰抑臣因此而願有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
而愛人敬事而信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
此而中間一敬字為五者之本人主之尤不可忽者
也竊念 聖明於敬字上微有着力未到處蓋施為

同春堂集
號令之間一毫不謹則便不得為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為不敬也伏願純心積功推致其極使一國臣民涵濡於聖澤者皆知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亦與有榮矣批曰疏末所陳實是格言予當體念叅奉李義吉上疏請追崇私親先生啓曰國家莫大典禮大臣禮官叅酌裁定非不詳盡而乃有一種異論備於朴知誠之疏蓋已駁變然有廟饗之意而猶不敢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殿下之宗廟為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至於廟寢廊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知此等妄論不足以

蒙惑聖聽於論議已定之後而區區之慮猶不敢昧然捧入敢此陳達十一月雷雨先生啓曰慈父之怒其子乃欲其起敬起孝不為有過之人也子能盡孝則父必不怒以此推之則天意固有在矣伏願殿下益篤其敬慎之又慎臨政處事之際發號施令之間不敢有一毫放過古人所謂母曰何傷其禍將長母曰何害其禍將大者服膺不忘使祇畏之心無少懈弛以為修省之本十一月三告乞禱不許乙丑正月兼右副賓客世子行冠禮先生承命作圖以進禮畢進一階上章辭批曰卿教誨元子出於至誠子

嘉歎久矣空勿辭先生以正二品為知申非舊例乞
褫不許三月檢閱公天上疏乞護柩南歸 上答曰
鄭松竟至不救予甚嗟惜卿之乞解出於至情但子
喪解職實非法例抑其至情以副予望三告始許褫
夏拜大司憲再上劄辭不許尋褫為知樞七月以修
墓乞暇歸鄉命給澆奠床復拜大憲改議政府右參
贊刑曹判書上疏陳情辭冬檢閱公葬訖還朝途拜
大憲請罷諸官家公海魚鹽之利禁士大夫關節干
請之弊勿給復內需奴丙寅正月 上遭 仁獻王
后喪欲服三年凡喪制一依 國葬儀先生率諸僚

伏閣論啓大意以為以士夫家言之則謂之出繼以
帝王家言之則謂之入承 殿下以繼別之宗受命
慈殿入承大統為 宣祖後其事體之重奚翅萬
萬於士夫家出繼者而可以伸情於所生乎尊祖義
也親親恩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尊之所壓私不可
伸 聖教謂綾原出繼不可主此喪者又是大段失
言不厭人心處也為後於義安者不能罷繼歸宗主
本親之喪則為 宣廟之後為 宗廟社稷之主為
四方萬民之所戴而顧可以杖卽位於私親之喪代
行主人之事乎果爾則先儒所謂厚於所生薄於宗

同春堂集
統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者 殿下皆有所不免矣請
亟命綾原君為喪主自行不杖期之制凡事之嫌於
國葬者並皆寢罷凡三十餘啓皆出先生手文不
加點愈出愈新一時歆歎以為讀書稽古之力也
上降從杖期餘皆不允先生以不得言引避俄禡為
同樞二月上劄進喪禮六條其末曰竊覲 殿下近
年以來舍己從人之德漸不如初 遭喪以後又為
至情所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惡異之心夫人君居
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則惟
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己私而其奈莊士曰

遠謫言日進終至於喪邦何臣之所陳殆千百言而
無一句半句同於 殿下者固知無足取悅而適以
疚 殿下之懷顧其纒纒不已者實出於閑邪弼違
之誠惟 殿下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 上以手札
批曰觀卿劄辭據經引禮反復論難足見專門禮學
講之有素予他日性好自棄未嘗學問今遭訟禮正
猶面墻慙悔無及但勉從降殺之請論以父在母喪
之禮則以杖卽位有何失乎此外所論當體念焉初
崔完城鳴吉推衍朴說為喪三年之論先生以書折
之又有劄逐段辨其說之謬崔終不回至是摘先生

同春堂文集
劉中一欵疎漏處上劄攻之先生不得已上劄自劾
又上劄議園號有優批俄拜大憲 特授副學皆辭
褫兼知義禁同知 經筵時 皇太子生翰林院編
修姜曰廣工科給事王夢尹來頒 詔先生以贊禮
入侍儀度周旋庭中聳觀為是任者前後凡四陪遊
漢江楊花諸處有唱和諸作尋還大憲上劄數千言
略曰竊念 殿下之憂勤願治四年于茲而治具之
漸張者未見其日進而但見其日退當 殿下撥亂
反正之初革舊鼎新之日臣民之所以鼓舞聳動斬
望於 殿下者如何 殿下之所以淬礪奮發而自

期待者如何而今日之所成就者乃止於此不惟臣
為 殿下惜之竊想閒燕無事之頃中夜不寐之時
必有穆然深思慨然長吁而不勝其憂思者矣惟其
鼓作振發之機係於 殿下之一心故敢以誠之一
字為今日應病之藥 御批劄辭俱是格言予敢不
惕念而思改哉近因哀疚不接賢士闕失之日積良
以此也褫授副護軍以焚黃乞暇未及行復授大憲
辭褫尋由副學還大憲時殿試取士甚有物議先生
啓罷其榜且請申嚴試刻勿復給燭九月褫授同樞
冬還拜大憲副學以病辭 上遣內醫看病給藥

春宮亦遣宮僚問疾十二月次子宣教公又天丁卯
正月乞解職歸葬批曰觀卿疏不覺驚慄噫天道之
不均何至於此哉論思之任決難輕褫勿辭速往來
仍令題給葬需遂盡室南歸行到清州聞虜警還入
朝賊勢日逼 上入江都先生與旅京張公并受本
道號召之命傳檄遠邇募兵調糧將次第前赴三月
和議成有旨令罷兵歸農四月復命于江都尋扈
駕還京五月上劄論時務略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
變者必立非常之志然後能興衰撥亂以卒建非常
之業志苟不立因循頹惰不能自強則終亦必亡而

已徂茲戎虜之禍尚忍言哉西土生靈剪為魚肉至
使 君父蒙塵 廟社播越今日旋還舊都亦燕雀
之處堂耳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正 殿下
生於憂患之秋也誠能日夜淬礪奮發曰鳥棲之恥
可勝雪乎脅盟之辱其忍忘乎犬羊之與和其可恃
而為安乎寤寐一念惟在於湔羞洩憤而不以一毫
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縱不能提兵深入掃穴
犁庭他日賊來亦有以待之不至如前日之束手無
策衛文公野處漕邑凡有幾年而卒致革車三百乘
駃北三千而狄不敢再窺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臣妾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
於吳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成沼吳之功以雪其恥此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而能致此乎觀其衣用大布冠用大帛嘗膽於坐軾蛙於道則二君者堅苦刻勵之心蓋未嘗一息弛也往日之事言之亦無及然猶有可諉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少屈思所以大伸暫辱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不遑寢食以為自強之策他日賊來無以待之則 君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亡雖幸而不亡其屈辱之甚將有十倍於今日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為偷安苟活之主而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豎立此志終始靡懈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毋徇於文為之細節而忽遠大之慮且請罷內需及沿海魚盜設屯以補軍餉陳選將鍊兵峙糧備械之策數千言批曰劄陳之事無非格言嘉謨予雖無似敢不惕念時校理趙綱陳疏累日而不報大臣有獻議而不省先生上劄論之俄拜大憲又還副學六月又上劄論時務略曰 主已辱矣 宗社將墜矣正使大小臣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為尚恐無救於淪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世沓略與

平日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覘者發燕雀處堂之譏嗚呼痛哉意者天之將喪我邦而奪之魄乎不然何其舉一世之人而靡哲不愚耶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竊觀 殿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怠於一年雖新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成湯懲桀後患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為命令之間率循故常殊未有契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則臣工之情窳庶事之隳廢日趨於危亡之域者其故可知也竊料 殿下未必不以羈縻為一毫可恃而幸賊之或不來耳

若然則豈不為千慮之一失乎王恢燕人之習胡事者其言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其他晉宋前車之轍尤為較然可戒者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心有恃而緩於自治也宋太祖發內帑之錢以為軍餉而曰以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猖獗國事之危急萬萬不如今日而乃能輕捨私藏以徇軍用而近日施措乃有媿焉深恐 殿下偷安姑息之念日滋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因此亡國亦非過論嗚呼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

百年禮義之國堂堂千乘之君而下與戎虜要盟正使此虜終始帖然已為難雪之恥况其溪壑難盈罅隙易生一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保其必無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恥勿弛嘗膽之憤立之以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刷恥之無日矣以今日人謀事力決無重恢之望所望者惟天道助順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殿下之所以懋修德政以享天心者其可有一毫之怠忽乎願自今每發一號作一事必先自思曰是可以

合天心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如此日日如此則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者寧不默佑於冥冥之中乎且請恢言路停廟樂 興慶遷葬亦遲待數年專以安民鍊兵奮勵灑恥為意 上以手札批曰屢陳至論欲以格非補闕予實嘉之所陳無非予切實之病予雖寡昧當服膺勿失以副卿之至誠俄移大憲還副學乞暇浴椒焚黃八月歸愚伏舊庄為休官久滯計適有李仁居之變又以大憲召先生不獲已還朝道拜右叅贊尋還副提學辭不許戊辰正月以大憲叅鞫柳孝立逆獄王子珙顯有相應情跡先生與

同春堂集
大司諫金公尚憲等合啓請斷以正法故事參鞫之
官有參勲之例先生固辭四月除四宰無知義禁俄
還副學先生以館職帶金吾不便上劄請減且言近
來講筵久廢命令之發多不和平如以無據臆說
斥大臣以蔑視責銓官以苟且修飾教臺諫皆非愚
臣平日所望於聖明者想深居燕閒之地所存所
養或不能深厚而然引接臣隣宜不可緩批曰嘉卿
愛君之誠六月加正憲七月上劄論邊事略曰為民
父母既不能保庇於兵至之日及其舍命來歸又從
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為前後國書再三往

復丁寧懇惻而彼乃魚休益甚顯有脅迫之意今宜
先斬李灤以正其中間擅諾誑敵誤我之罪改撰答
書務令明白痛切安知因此不少變其鴉音耶臣歷
觀前史乞和而灑恥者句踐一人而他無有焉其故
何也嘗膽抱冰二十年如一日此箇堅苦心腸豈人
人所能辦而苟且偷安日遠日忘乃恒人之大情也
試以今日人心觀之上年海島之辱已盡忘之雖以
聖上奮發刻勵之志亦恐不如在莒之時此皆和
字為崇也然彼若帖然無釁則我不可先自渝盟以
取負約之名今既肆為不遜之語明言越境侵軼之

意則不如乘此機會聲說是非明曲之在彼而因與謝絕以內為自強之計何可一聽伸縮於彼而束手乞憐幸朝夕之不亡乎臣昨見邊臣馳啓有賊駐九連城水合後東搶之語宜連綴此等狀啓另為奏文付送于冬至使之行而仍請申勅山海寧遠等處軍門使之詳細偵探伺其東出直擣巢穴則乃為王師大捷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不得肆意侵掠於我邦惟 聖明財處焉八月應旨上劄略曰竊覲 殿下反正之初勵精圖治中外拭目而式至于今治效蔑如民風日偷國事日非若使當初勵精之志果出

於誠實而無一毫虛偽則徵驗之見於外者豈至於此乎惟其發之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之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裏不同前後相違真實无妄之道不能與天合德如此而望孚於人猶不可得況能孚於天乎嗚呼今日之事 殿下猶以為不至於遽亡乎人君之職無大於安民而 殿下六年憂勤尚無按堵樂業之效憂愁困頓已有土崩之勢及今不為之所則後悔無及 殿下於一部中庸聽講已畢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同春堂文集
惟 殿下惕念焉時 上方講書傳承命製渾天儀以進已巳春邊臣馳啓毛將有東搶意朝廷將遣重臣為解焚計先生上劄陳六不可時有白虹貫日之變先生上劄略曰董仲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胡氏亦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伏願 殿下深體上天仁愛之心益盡平日兢畏之道使剛健之德日積於中清明之政日行於外則一時陰沴之氣自當雲收霧釋於大陽之下不然則灾咎必來而傷敗乃至天之所以仁愛者亦安可屢冀也批曰兢畏二字約

而盡矣予敢不書紳服膺以副卿之至誠哉尋乞暇焚黃四月還朝以病辭 上曰予以寡昧賴卿輔導時或懲窒卿去未久予心茅塞及到今日尤見其功也論思之長非卿不可承 春宮令寫進九思九容五月移拜大憲忽有右手不仁之證 上遣醫看病累辭許褫旋拜右叅贊禮曹判書乞暇浴椒於榮川迤到鄉家上疏乞致仕略曰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恥也又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臣雖無狀亦非全然無恥之人惟恐一朝溘然使世之持清議者操筆而評之曰某也竊位明時竟死於旅邸云則

一生講禮九泉蒙羞寧不寃哉生逢堯舜便欲永訣
豈臣夙昔之心而命不身謀事與心違愚衷惘惘言
不能盡優批不許又有答學者書云吾非貪爵祿者
顧時勢有不可退者兩無正之詩不去者作以責去
者且道其時去者為高致而不去者為貪戀耶目今
艱虞日甚人心渙散君父正在危懼之中此是人
臣授命之日顧忍決退以圖身便耶觀此疏與此書
可見先生心事矣九月拜吏曹判書再上疏辭溫
旨趣召十一月黽勉入謝又無弘藝兩館大提學連
章累辭溫諭不許先生既不得命則公心正色不

激不隨收拾人才調和士論庶答聖明知遇之恩
而先生已病矣每思退休鬱鬱不自得庚午二月兼
知經筵春秋知貢舉作文諭諸生詩文一以理勝
為主竒恠險僻者一切黜之文體為之少變四月檄
烏亂劉興治殺其主將陳繼盛上議興師討之先
生上劄言不可曰當初羣議皆以為此賊必舉軍投
虜背叛天朝其終又將挾虜勢以令於我惟有仗
義興師為天朝討叛逆引對之際大計立定既而
聞之則非徒渠不投虜反以應虜構誣繼盛上聞朝
廷彼其擅行戕殺肆為誣罔之罪固不容誅而與虜

同春堂先生集
連謀之狀時未著明在我亦姑無受辱危迫之機徐待朝廷指揮而處之未晚夏累劄祈免益懇上皆溫諭不許十一月遷穆陵承命改撰誌文以進上有善改之教乞褫文衡又不許時有金趙兩奚曲逕媒進李公命俊疏論之備局回啓大觸上怒辭氣厲甚三司政院爭之皆不能得先生上劄進戒曰此事細微本不足以煩殿下之厲聲若其本無是事而街巷傳聞之誤則聖明平氣而答之曰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聖人以下安得無過惟改之為貴聖明惕念而答之曰當即改矣若是則聖人

曾次都無一事光明灑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意流通都俞吁咈氣象可見於今日矣惜乎聖明之學於中和極功猶有所未至辭氣之間殆有怒髮衝冠之色以此而施於下賤尚猶不可而況於三司乎而況於大臣乎張思叔匹士也而詬詈僕夫程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忍性今以千乘之君酬應大臣而可用如此聲色乎伏願殿下虚心於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雲消霧捲則回思頃日之事必有不勝其悔者矣批辭甚溫天怒遂解舉朝相慶傳誦其劄時遷穆陵啓積與賀至

同春堂先生集
相值禮官請哭訖行賀先生以為一日之內哀樂并
行未安上劄請權停賀禮從之時有城門謗書之事
先生歸意已決特以遷 陵遲徊事訖即請暇大歸
到稷山馳啓乞解職許之辛未春再疏乞褫文衡又
許之以大憲召辭四月 上用勳宰議決意追崇將
遣使直請 天朝先生以為此而不言無復人臣匡
救之義乃力疾草疏略曰追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
知其不可況以 殿下之明睿好禮寧有不知之理
乎特為誠孝所蔽而不自知其過耳夫誠孝豈非懿
德而失其則則為過則者理而已矣孟孫問孝聖人

答之曰無違無違者生事葬祭不背於理之謂也臣
未知 殿下此舉果能不背於理而合於禮乎儀禮
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
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 大院君不
得禰 先王 殿下不得祖 先王而特以 殿下
有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為 宗廟主彼謂 大
院君為非私親而 殿下為適孫當立云者其無據
甚矣 殿下但知生我者之為恩而不念 祖統之
至嚴雖制禮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
徒以所蔽者厚也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

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人情常患於以恩掩義故春秋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今 殿下之恩幾於掩義矣同於已者則許之以識禮寵之以愛君若將加諸膝異於已者則斥之以臣子不忍聞之語若將墜諸淵而不恤也率是以行則將見阿諛順旨者日進而莊士讜言無由而至 殿下之前矣豈不危哉臣嘗見 聖教若曰漢唐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為之子何為獨不然臣為 殿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諸葛武侯所謂妄自菲薄引諭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者不幸而近之矣 殿下以上智之資躬聖賢

之學而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當然之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畫不惟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致孝於 大院君者亦未得為盡道也疏入不報首相楸灘公讀之曰真儒臣告君之語六月聞虜騎入寇力疾赴難行到報恩疾甚不得進上疏陳情自是病勢彌留八月 東宮下札問疾賜藥及食物前後凡數十次間遣宮官來問 上亦遣醫問疾十一月授左叅贊上狀辭不許壬申先生年滿七十引經乞致仕批曰此非 先朝舊臣辭退之時體予至意調理上來二月移卜于梅湖三月上疏乞解本

職及無帶許之俄授知樞六月 仁穆王后昇遐先
生以病未赴臨上疏陳情九月拜大司憲上狀辭癸
酉正月病革而甦六月丁丑易簣臨歿謂家人曰送
我必以禮計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 特贈議
政府左贊成 東宮將舉哀禮官啓以賓客無舉哀
之例 上教曰此人有盡心教誨之功舉哀為宜八
月甲申葬于咸昌縣檢湖之上卯向之原先生嘗夢
新居臨十里荷花及是果符真境嗚呼豈非讖耶
東宮別賜賻遣宮官致祭仍看葬令曰鄭賓客平生
嗜禮宮官往毋失禮葬之日遠近來會者四百餘人

乙亥冬士子等配享于道南書院有文集若干卷藏
于家抄選朱子大全封事雜著諸文為八冊名曰朱
文酌海蓋與退溪先生所抄節要者相表裏行于世
嘗錄經傳疑晦處名曰思問錄輯古今喪禮名曰喪
禮叅攷未及就夫人全義李氏部將海之女無嗣後
夫人真寶李氏學生潔之女叅判堦之曾孫退溪先
生之從孫柔仁淑哲好讀內訓列女傳等書通知義
理事舅姑配君子無違禮撫庶出如己子閨中整肅
先生嘗以彊輔稱疾病顧謂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
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夫人應曰曾聞之熟矣生

同春堂文集
於丙寅歿於乙亥葬與先生同原生二男二女男長
曰松有雋才擢大科薦為藝文館檢閱次日擢宣教
郎志行不凡為儕流所重皆不幸短命女適生員盧
碩命贊善宋浚吉側出一男曰櫟萬戶檢閱娶郡
守李宜活女生一男一女男曰道應以學行舉為侍
講院諮議女適叅奉趙漢叟宣教娶縣監姜邇女無
後盧有一男二女男曰思永女適士人全翼者李松
來宋有一男二女男曰光棫進士女適學生羅明佐
司書閔維重櫟有一男曰道徵諮議娶持平柳衫女
生二男三女趙漢叟有二男皆幼先生長身廣額目

光炯炯射人天資豪爽俊偉清嚴好禮立心以忠厚
寬仁為主進學以精思實踐為本私淑於退陶邇本
於考亭想象歆慕以為準則充養既厚英華自發望
之崇深若不可犯及至接人則膏襟洞豁和氣藹然
聞風覲德者不覺心醉而誠服其居家也事親盡其
孝居喪盡其哀常以親讎未報共戴一天為至痛凡
係日本諸物絕不以近諸家每日晨起拜謁家廟奉
先承祀竭盡誠敬雖蔬糲不繼而粢盛必備有叔父
年老奉養如親父女弟貧窮撫愛如手足家庭之內
禮教興行肅穆若朝廷焉其臨民也以明禮崇化移

風易俗為務愍惠窮民培育士子出於赤心士民皆
事之以師而愛之如父兄中遭道消屏居修業不復
有意於當世 聖主更化風雲契會委以論思之任
首尾殆十年先生既以輔養君德為己任每進對之
際宿齋預戒精心積誠凡時政得失民生休戚義利
公私之辨天人王伯之分援引經傳出入古今隨事
進規竭盡無餘其言溫厚和平委曲懇惻時人擬之
范淳夫云 仁祖亦虛已傾聽待以師禮惟恐一日
不在側也 章陵之議實是千古變禮衆論盈庭惟
藉先生一言為重由是上拂 主意下與時宰相忤

詆謗四至而先生直道自信終不少撓沙溪先生每
稱愚伏自是質直人禮學淹博過退陶當今可與論
學者惟此一人講質同異終始不輟平居儼然端坐
獨觀昭曠之原樂易平恕深以艱深機械為戒亦未
嘗以色辭假人謙挹自將無矜伐之意思怨絕不槩
諸心恒恐於此用心一蹉未免為伎刻之歸也禍福
榮辱一任倘來怡然處順無毫髮動於心者常戒子
弟曰學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
為準古人所謂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
自棄者真是警省語外物悠悠不足為吾輕重世之

挾一技求自衛者豈非淺之為丈夫也又曰人須有無所知無所能之心然後終可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常以世無人才為歎曰上之所以育才者固無其道而下之所以自處者亦局於卑近習詞章記誦幸而決科則自謂能事畢矣仕而能學者鮮矣既無識見且無實踐立朝則無仁義之陳於君臨民則無教導之及於人何恠乎世道之愈下而愈晦也有能以古之養人之道而培植之雖在季世未必無異才之出也平生酷好朱文常曰千古以來豈有如此文章餘以文名家者殆類俳矣末年病忘日用

事物至子弟名字或皆忘之獨語及朱文則心神如爽輒舉數三行極論其歸趣而後已於戴記亦然也不嗜著書見人或有新說立異於先儒者必正色嚴責之曰朱先生行而後言後學惟當篤信精究而已至於假竊形似簸弄筆舌豈不為吾道之罪人耶雅性冲澹一切世味紛華服玩財業泊如也人有餽遺卽散諸貧窮者皆盡曰如此然後快於心不然則心如有累矣為宰相四十年無宅於京無田於鄉惟癖於佳山水遇一會心處輒樂而忘歸愚庄水石夢想耿耿雖在仕務倥傯之日意未嘗不在於是也其

同春堂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為冢宰受命於衰病之後精力實有不逮而一事不敢苟然有一表弟一妹壻求仕甚切先生終不為之地或疑問之先生曰吾豈不思但兩人皆不堪百執事者豈敢以私情而輕朝廷名器耶蒼石公每歎其至公無私人不可及云先生文章出於六經根乎性理絕不使險語奇字尤長於疏劄渾厚典雅明白懇到有足以感動人主論者謂近世稱大家數者未有能及之云為詩精切鍊琢能說出人所不能形容處然必待境而成不屑屑為也常謂詩是小技豈可費心力於無用處也筆法端重嚴密雖急遽倉卒掌蹄

小札皆有法度無忙亂意先生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道自居然一時學士大夫與東南之士講學論禮率皆就正聞其教而所向者不知其幾人也嗚呼先生之學之才既不媿於古人當時際遇又不可謂不隆而時命不幸喪亂頻仍其所以協贊廟謨辛勤章奏者益懇且切庶幾扶救艱危灑雪羞恥自今觀之其言鑿鑿如燭照龜卜無不驗者倘使用於丁卯之前則必無江都脅辱之患用於丁丑之前則必無南城顛覆之禍而徒為庸人俗論所沮未有翕受敷施之實國事時變馴至於此嗚呼怖矣無如天下氣

同春堂先生集
數何安知異時不有廢書而泣如蒯生之於樂毅書也又安知今日或得備清閒當上心以裨重恢再造之業也顧惟天意之如何耳先生常以心事相違國恩未報為嗟惋晚歲好返初服方且溫理舊業整頓墜緒而天不憖遺樑木遽摧其亦命也夫浚吉弱冠委禽於門下雖昏弱之甚學而未能然其得有今日皆先生誘掖之賜也及此晚暮尤有所感慨於中者茲撫耳目之所睹記以竢當世之立言君子採擇而筆削焉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行狀

大谷成先生行狀

本貫慶尚道昌寧縣

曾祖得識嘉善大夫漢城府尹

妣居昌慎氏貞夫人

祖忠達奉正大夫金浦縣令 贈資憲大夫

吏曹判書

妣白川趙氏 贈貞夫人

考世俊通訓大夫繕工監副正

妣比安朴氏淑人

先生諱運字健叔學者稱為大谷先生成為高麗著
姓累傳而有名汝完仕 本朝為府院君謚文靖文
靖生石珣禮曹判書判書生抑議政府左贊成於先
生為高祖家聲世德班班見於碑碣朴夫人即司諫
孝元之女婦德純備以弘治丁巳正月十六日生先
生于漢城之第生而端粹異凡九歲始讀通鑑數卷
纔了而文理驟進不煩師承稍長慨然發奮從事於
為己之學敦行孝悌斂華就實間以親命出入於公
車而所樂不存焉嘉靖辛卯中生進兩試時承己卯

斬伐之餘善類氣喪儒服弊地先生作詩悼之遂歸
婦鄉湖西之報恩縣愛離山清勝就其下卜一區名
曰大谷鑿石疏泉誅茅采椽以為終焉之計簞瓢屢
空晏如也壬寅大臣尉薦授社稷參奉不就乙巳士
禍復作先生之仲氏參奉公亦被權兇所螫先生哀
傷慘切益無意於世癸丑拜 光陵參奉謝命不日
徑歸故山 明廟末年剪去奸穢簡拔遺逸先生與
曹南冥諸人俱以經明行修被召將訪以治道先生
辭不獲免自載至京拜通禮院引儀命登對先生固
辭以疾 上遣醫診視慰諭備至先生上章陳謝留

邱一月閉戶斂迹若臨淵谷大司憲朴公淳啓請廩
給上卽從之又別遣中使賜酒饌遷義盈庫主簿
造紙署司紙先生詣闕謝恩訖再上疏陳情乞骸而
歸論者以為去就從容餘人不如隆慶丁卯宣廟
嗣服拜尚瑞院判官儀賓府都事召命連下皆辭
不就辛未命本道存問賜食物萬曆癸酉超拜司贍
寺正三下書召辭旨甚勤先生連章懇辭十月筮
臣有白先生貧不能授衣者特賜表裏一襲又命
本道給周急之資且賜鷹乙亥先生有疾彌留上
聞之遣醫賚藥救之戊寅拜司宰監正又命賜粟先

生每得恩賜輒惶恐感數日而不能解分諸親
戚鄰里之貧者與之共享己卯四月疾作以五月廿
六日易簀享年八十有三遺戒葬勿用石灰祭毋豐
饌墓道勿立表石上聞先生疾革又遣醫馳視至
則先生已歿矣訃聞上為之嗟悼卽遣官賜祭及
賻庀葬事前後恩禮迥出尋常用其年八月十七日
葬于報恩之鍾山坤向之原在舊舍數里許媿曰慶
州金氏新羅敬順王之後贈承旨碧之女無子先
生自以非宗嫡不立後取夫人之兄郡守天富之子
可幾養而教之又哀仲氏一女早孤無依以可幾妻

同春堂先生集
之托以後事可幾承遺教服先生以期祭至其子之
身士子等以先生奉享于三山書院聞於朝賜以象
賢之號有文集數卷行于世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
崇獎儒學慈臣吳公允謙啓言成某實與曹植齊名
之人植既贈以大官而某獨闕焉誠儒林之欠典
上允之於是 贈先生以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
兼 經筵叅贊官先生天資慈祥溫雅樂易精純絕
無羸心淳氣髫年志道長益涵操外若不為崖異而
內實操履如結及其充養既深德器渾成和光混迹
惟恐人知而風標介澗超然於物外視世之所屑者

不翅如草芥也事親至孝左右就養油油翼翼副正
公性嚴難事先生起敬起孝得其歡豫諸昆弟莫敢
望焉母夫人年近九袞常苦少睡凡朝晡旨甘枕席
衣衾先生必皆親自檢理夜則不離於側凡可以慰
悅者無不為之埃就睡始退及喪先生年既高毀戚
踰制幾不能勝孝友兼至事伯兄如事父疾養之亦
然喪哭之亦然痛仲氏非命言及輒涕淚沾衣先生
之學以反躬切己為務誠實無偽為主莊敬之心恒
存于不睹不聞之際惰慢之容不形乎燕閒幽獨之
中常端居一室拱默危坐玩心於高明之域專精於

涵養之地方寸靜寂微瀾不起所謂經其戶聞其無人披其帷其人則在者真先生之謂也其讀書也對案潛思口不作伊吾之聲意定而理明心專而慮一無躁易涉躡貪多欲速之意少有疑晦處則反復研究至忘寢食必求融釋通透而後已其言曰性命精微鬼神幽妙聖賢或微其辭不盡說破者正欲學者自思而得之也於此若不大着曾高着眼有所領悟則句讀訓詁而止耳其於上達路頭豈能有望然外人事而談性命非學也自事親敬長以至容貌辭氣之間內外本末精粗巨細必交致其功然後庶無凌

躡偏廢之患矣又嘗曰學者氣質良善最貴而立志為先志立而行隨之須將鼓舞振作四箇字常自激昂庶可有進委靡偷惰者雖有美質決無有成之理又嘗曰有患客念妄起者是由持敬之工不至耳若涵養有素而此心整然凝定則外邪不容而妄想無自作矣又語學者曰克己一段實為學第一工夫所謂己者吾心所好不合天理之謂也須於日間仔細檢察纔覺己私一劔兩段淨洗心地不留苗脉則自然天理昭著人欲退聽矣少時嘗僦寓人家其室女慕悅之鑽窺不已先生即移避之常曰吾平生所慎

財與色病世之為士者必以長短人物為能事雖前輩長老亦無顧忌每歎曰豈有工夫點檢他人也又謂為學次第著在方冊而其微辭奧旨宋儒解釋已盡後學但當篤守成法而已今或立言著書者豈不為疊床架屋之歸耶好學不倦雖疾病危困手未嘗釋卷大裘之後燈下能看蠅頭字嘗曰天公以是餉我乎子弟嘗得名筆收放心三字欲揭諸壁上先生不喜曰着實工夫只在我心裏墻屋標榜徒漫耳其務內而不務外如此治家嚴而有法與夫人白首相敬如一日撫恤親黨恩義周洽死喪之威情文備至

雖功總之戚必盡其誠禮飲食賻祿各稱其情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而至其斷以義理截然有不可犯者凡有規畫詳審縝密纖悉曲盡置水不漏藏踪屏跡入山惟恐不深而然每聞朝政闕失民生病戚輒惕然憂歎如身任其責者待人無貴賤賢不肖一以至誠和氣藹然接之各盡其道聞人一善嗟賞如不及其不善則掩覆之鄉居四十年人無不悅其德而感其化事之以師而愛之如父兄性謙退不欲以師道自居其有請學者輒辭以疾若其誠意憤悱者必為之提誨循循懇懇期使啓發而後已有時芒鞋

竹杖或騎牛信馬飄然獨出或携冠童數輩徜徉於
水石間酌酒三兩行彈琴數曲調韻清壯其自得之
趣往往發諸吟詠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晚歲病聾
自號曰虛父作贊以寓意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操存
益固志氣益強常謂士之守身當如室女晚節尤不
可不慎嚴於辭受一毫不苟鑑賞甚明人之賢否事
後成敗無不懸斷若符契陳復昌少有時譽仲氏亦
與交往先生曾同上舍而不肯一見以為非吉人後
仲氏竟死於其手愛士好賢出於天性每以輕許可
為深戒德有鄰為至樂一時如東洲聽松牛溪諸賢

咸萃於先生一門又若徐花潭李土亭曹南冥亦皆
並世相友書疏講論遞筒酬唱而先生最與南冥為
莫逆蓋南冥高邁卓絕實有壁立千仞底氣象而先
生以醇實平和濟之南冥目擊而喜曰道在是矣每
稱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不及也若先生之論一世
人物則以聽松為第一云東洲嘗宰三山南冥命駕
相訪其鼎坐簪盞之樂講磨德切之論其地人尚艷
傳如前日事花潭土亭亦嘗聯袂而至作連床數夜
話李相公浚慶聞之歎曰當時應有德星動於天矣
先生文章發於性情出於自得尤長於詩精切冲澹

簡潔具焉如悼已卯諸賢云地下忘恩怨人間說是
非遣懷之作云新服稱身雙袖短古琴便手七絃長
十年嘗盡山中藥客至時聞口齒香又有天高頭骨
俯地窄膝猶舒等句瞻炙于世誦其詩亦可以知其
人矣蘇齋盧相公嘗於 上前稱成某如金甌無一
行虧缺退溪先生稱健叔清隱之致令人起敬惜時
人不甚知其高耳觀於此尤足以想先生之為人矣
嗚呼我 朝人才之盛未有若已卯乙巳之間而得
禍之慘亦未有酷於其時迄今使忠賢掩泣志士摧
腸若先生卓識明見高蹈遠引獨立塵垢之表與魚

鳥相忘於山水之間駭機危阱皆不能加焉其所詣
之淺深所造之高下非末學所敢窺測而竊以諸老
先生所平論者想像之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記
所謂闇然而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詩所謂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先生庶幾焉噫以先生之德
之才卷懷空谷終不得展布於世斯豈但先生之不
幸然其高風清節聳動百世離山一曲遺芬不沫至
今聞者無不想慕而興起頑廉而懦立焉則先生之
道雖不得行於當時而其風聲之及人者遠矣視世
之樹功名享爵祿如鳥沒雲散湮滅而不稱者何如

也噫其亦天意也夫浚吉生也後不及摠衣於函丈之間徒抱高山景行之懷間者士友諸君子咸謂先生歿已甲子周矣紀行讓德猶闕焉蓋有待也俾不佞撫實備書以諭於今與後雖不敢當亦不敢辭謹就先生堂姪牛溪先生若從子板谷公所識述者參互考訂而為之狀如右以竢夫立言之君子採擇而筆削云

通訓大夫奉常寺正竹憲李公行狀代作

先府君諱時稷字聖俞姓李氏系出延安世傳唐中郎將李茂以蘇定邦副將平百濟留仕新羅封延安

君遂為延安人延安之李始此世襲冠冕入我朝有諱石亨號樗軒連捷生員進士及第三場壯元錄佐理功位延城府院君諡文康文章勲業伏一世寔生諱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判書判書生諱壽長大護軍 贈兵曹判書乃府君高祖也曾祖諱燮早登第有盛名由弘文館正字卒官楊州牧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祖諱廷顯郡守階通政出為季父監察公曦之後考諱賓已卯司馬為儕流所推重用館薦拜青巖道察訪不起歸田園優游以終沙溪金先生實銘其墓娶牧使李公應麒之女桂陽君璿之後

同春堂文集
世宗大王六代孫也府君以隆慶壬申八月十八日降于漢城之盤松里外氏第自為兒童時已嶄然見頭角聰敏強記出語輒驚人一時行輩皆推為不能及甫十歲從郡守公宦遊江東時曹公好益謫其地世號芝山先生從游者甚盛大揭造士之規諄諄以進退揖讓之節孝弟忠信之道府君亦往請業曹先生一見大奇之許以可畏郡守公瓜滿將歸曹先生謂府君曰更留數年必成大儒府君重久違親辭焉以此為沒身之恨後曹先生卒操文累祭其墓值諱日食素以致慕既又從沙溪先生游自是華問日暢

壬辰之亂盡室落於懷德鄉轉入嶺西戊戌丁內艱時當搶攘斂殯不克時至於五六日之久且值嚴沍人不能堪而府君獨露居積雪上號哭不絕聲父兄宗族皆以為言而不少怠奉櫬歸窆克誠克信丙午中司馬已酉與懷之士子復修鄭文翼金冲庵宋圭庵三賢祠拜疏請額於朝賜以崇賢號癸丑丁外艱喪祭式遵禮制子與弟患痘證甚欲俗以祀事哭泣為忌府君行之不輟光海末年彝倫日斲府君遂拋舉子業作詩以見志時鄉人黃德符在要路欲汲引府君一日來說萬端或誘或怵願與同生死府君笑

同春堂先生集
曰生雖好死則苦黃色沮而去人皆危之府君不以
為意結數椽於三松之下窻前植以竹自號曰三松
又號曰竹窻左圖右書嘯詠其間時表叔宋公爾昌
亦歸鄉隔溪而居相謂知己杖屨過從悠然共對窮
日夜不厭或徜徉水石間放懷於塵垢之外無復有
當世念者餘十年癸亥改紀朝廷再肅卽薦府君
拜司畜署別提甲子正月賊逆叛上幸公州府君
終始扈隨夏陞宗廟署直長有一僚積憾見鄙誣
府君於鄭公曄鄭公時長憲府劾論之後大悔悟至
欲自謝於筵席強要府君結交云十月擢增廣及第

丙科世以槐院為選多有扳援而得之者府君心鄙
之杜門靜居遂補成均館物議歎焉尋以扈從功陞
六品授典籍由司憲府監察轉兵曹佐郎明年冬拜
司諫院正言睦性善等進疏惹不靖之兆府君協僚
議請焚其疏上有嚴批卽辭褫居散秩強半年丙
寅夏始除工曹佐郎俄移兵曹秋受命試士于嶺南
時士習浮澆場屋例不靖府君和以鎮之公以取之
識者多之丁卯正月金虜入寇上幸江都府君又
扈隨移拜正言賊遣使劫和要上莅盟朝廷將許
之府君共諸僚伏閣抗論其略曰百年禮義之邦堂

堂千乘之君豈可與犬羊盟況此賊與中朝為讐
寔父母之讐也子雖死忍與父讐好哉國可亡和不
可許不省褫授典籍四月和議成車駕還都五月
拜兵曹正郎棄歸懷鄉俄拜礪山郡守郡在南藩孔
道役煩民瘵府君至多所罷行治出柔剛愛民猶家
人歲末周政清事舉民胥悅以至山寺繼流亦皆愛
戴之戊辰秋以病投紱歸礪民既借留不得則豎穹
碑大達中以追思之後聞府君喪莫不齎咨相吊雖
在亂離之中而各歸米布以賻之府君既歸鄉與諸
父老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況此邦素稱士夫之窟而醫藥無方天札多矣盍謀
所以康濟同胞耶於是共出財以設局命庶弟輩幹
其事一方至今賴之已已冬除成均館直講俄陞司
藝庚午春拜正言尋褫秋還正言辭不就冬由內資
寺正拜司憲府掌令辛未夏褫授尚衣院正壬申夏
遷侍講院弼善俄以病辭褫拜掌樂院正甲戌秋以
準朔換濟用監乙亥夏拜掌令褫授司藝俄還掌令
時太學生請以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蔡振後
等倡為誣賢之論至於陳章叢舍紛紜增廣入彀有
期而館試不得設上命仍廢館試朝論携貳臺閣

為空府君獨啓曰增廣之有館試乃祖宗三尺不可改也況鑄館試之額仍增廣之數不赴者半一國烏在其廣取耶適啓僥倖之途傷廉恥之風請並罷一榜改為試取事雖未行論者快之先是尹相昉有曾孫世昌敢娶婦於叔母喪未殮之前府君常憤之至是世昌之父差守宰將赴府君昌言於諸僚越其署湖南有土豪宋興吉者武斷於鄉府君亦論之徒諸邊尋禡復拜如是者六間拜內資寺司僕寺正成均館司藝丙子夏拜奉常寺正丞命薦權認才學趙完培謀勇可需世用同僚有為奸吏所誣者府君摘

治之其吏捏之提調書考以中府君即棄不仕十月鄭公蘊在銓察其狀還授本職為復前日之跼云十一月虜大舉猝入渡鴨江數日已迫畿輔兩殿將幸江都到南門而賊報益急迺回從東門向南漢城變出惡卒百僚蒼黃鮮有及者府君居第在西門外聞變馳赴纔入南門則上已出旋閉門府君不得出薄暮東門乍啓府君即馳到東郊夜已深矣實十四日甲申也翌曉渡廣津將赴行在時賊啗以和朝廷信之遣戶曹參議南銑俾賂貨以成好南公路逢府君以是說且言上將移駐江都已發南漢府君

即旋馬向果川要候於路行到露梁津落後諸宰多有會者始聞 上輟移駐計府君謂諸公曰尚何歸耶願冒死入山城云則諸公皆以為 廟社主嬪宮及諸大君皆入江都向江都亦計也府君憤然曰君父安在忍為便身圖耶獨策馬更向山城路則賊已散漫途中猝遇賊幾危僅脫間道至龍仁境與家屬邂逅不肖孤泣白事已急矣不奈何請歸南鄉激勵士民鼓義師圖後効未晚也府君嚴辭峻拒拂衣去不與家人別遂轉向山城東門則路塞不得入府君乃痛哭不獲已回取水原路將趨江都與沈叅議

之源李修撰一相豐德守李公聖淵草檄兩湖以鼓舞之行到南陽趙判書翼尹校理鳴殷已先往與府伯尹公榮謀聚義旅誓赴 主危府君亦留與共事未就緒而府伯猝遇賊不屈而死人莫不哀之府君獨正色曰古語有之男兒明白而死尹信伯今得之矣試望南漢孤城此豈人臣苟活之日耶丁丑元日與趙判書諸公行望闕禮于舟中府君北望痛哭良久乃已曰吾方寸少豁然矣時適有鄉便或勸府君作家問府君仰天長吁曰吾兒在足以護其母何必為區區眷戀語徒亂我心曲耳終不寄一字府君素

病渴或饋五味茶府君輒不悅曰此豈飲藥調病時耶遂與諸公入江都時府君方有患風雪甚尹公鳴殷請少留調府君起而言曰必以江都為歸者是吾死所故也遂力疾登舟時金慶徵李敏求等以檢察使管江都事無復調兵備守計惟日醉酒恣睢雖元老大臣亦加陵轍府君歎曰人謀不臧長江天塹朝夕不保矣惟有一死謂之何哉不受廩使從者行傭以食至廿一日辛酉賊忽聚船到甲申津慶徵等惶怯失措諸將士望風奔潰無敢撓者翌午金相國尚容放火於南樓自焚死城中束手待刃原任領相尹

昉承旨韓興一等奉兩大君出迎賊於是賊將率衆入城分闕東西自入於正殿處嬪宮大君於西偏令其卒據守宮門環兵四圍禁我人之出入自為信標僅通宮中命府君與尹弼善烱宋主簿時榮兩公相聚謀所以自處者宋曰吾輩豈料見此氣象昨日不死為賊所逼豈不痛哉尹指視所佩劔帶曰此物在何憂焉府君曰吾輩平日讀古人書見有今日之事臣子尚可生乎昨夜欲決於松間為下吏所持甚可恨也或言賊且以嬪宮及大君行閱從者以授標於是諸士夫爭欲得標以幸免府君笑曰宗廟亡矣

同春堂集
得標偷生寧無愧乎我則已定矣沈公之源使來曰
從城北可出請與公偕府君答謂公年力富強去為
後事地或一道老夫安往與其顛仆於路側莫若靜
坐以俟死將命者反則沈已去矣乃與宋公約同日
就決作家書併與日記諸文字分授兩僮僕及館人
謂之曰汝等未必皆死傳此訣於吾兒足矣其書曰
國事固極江都又陷今日賊已據大關明間必有不
測之辱今夕與茂先將自決理勢當然心事泰然汝
等若過哀傷生則非孝也我死豈瞑目乎但先人墓
碣未立事定後汝等某條立之幸甚兄主不相見十

年今當永訣為恨如何明甫曾勸我棄官而歸我亦
有意不早決以至於此尚何言哉明甫不得更見此
意言之兩庶母常常未忘不得顧卹而至此此又恨
也餘不盡云云茂先宋公時榮字也明甫宋浚吉字
也是夜宋公先自決府君與尹公抱持大哭親自斂
殯之仍令兩僕掘一坎於其殯側謂之曰我死殯於
是俾吾兒得以收又解一衣贈館人曰爾稍解事教
吾僕斂吾屍時大君以賊意遣珍原君報於 行在
尹生宣舉將隨其行以省親府君謂之曰君行若見
李公時白必以我已死為言府君自聞賊入卽以一

同春堂文集
弓弦自隨起居不離手尹公累以嬪宮尚全沮之府君詒起旋遂入宋公殯用其弦以自決廿五日乙丑也春秋六十有六臨決兩僕泣而扶止之府君揮斥之曰今日之死榮也爾輩獨不見我眠食自如安而處之乎且吾死於賊虜之手無寧死於爾輩之手爾愛我乎則令我死乃所以愛也辭氣晏晏若治日兩僕遂不敢強泣而待盡館人亦感動為備物斂殯曲致其誠賊既逼嬪宮大君行放火屠城中兩僕及館人俱被擄第七日而一僕脫身逃以遺書藏衣領中歸傳諸孤且道其時顛末如右日記草及其他數紙

一僕受之而被擄故不得傳又有一詞世傳以為府君之作而本橐見逸意者並付於被擄者而當時或有見而傳之者歟其詞云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惶怯背國偷生 宗社淪沒萬姓魚肉沉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作嗟爾吾兒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病母縮跡鄉關隱而不起區區遺願在爾善述其年三月丙午諸孤等奉柩歸懷鄉權厝于縣之鷄足山西向之原明年戊寅冬十月丙辰遷奉于文義縣荆江之東良坐坤向之原新卜也府君長身美髯風采軒昂天賦醇善柔

同春堂集
和坦率機變之巧矯偽之心絕萌於中暴慢之容鄙
倍之氣不設於身任真無飾表裏純然望之可知其
為寬厚長者也儉以自律卑以自牧自布衣至顯官
人不見其有異也事父母至孝李夫人素有心恙中
歲以後殆無一日安時或驚惑不常傷人莫能止獨
府君從外入怡然而笑則李夫人輒色喜意降頓失
所病以是府君常憂懼不離側和顏婉容承奉扶持
曲盡其宜枕席之設滫瀡之供不假他人手以至廁
湔溷具亦必親自浣滌惟以得其歡心為務府君婦
家在數十里外見一美味未嘗入口立一蒼頭送付

之或日再至雖大雨水不廢也丁酉之亂奉李夫人
輜自懷德至伊川千有餘里而不曾片時以僕夫替
妻孥徒步不能及亦不顧也有一婢侍李夫人甚勤
後分歸他兄弟府君換以已婢育之家恩遇備至及
死府君甚傷之為文親自祭聞者感歎事李夫人兄
弟如事夫人夫人之弟無子欲以府君為養府君固
辭求其族子立為後所贈土田臧獲悉不取友同氣
以至情伯氏遠在嶺外每以不得同居為恨有一姊
無嗣而歿臨財別有所歸俾奉其祀庶弟有薪水自
給者亦別有所與以賑其窮庶弟輩雖有過誤不切

同春堂文集
責怡怡也居家不營生屢空而晏如常謂家人曰不
愧者貧所愧者未免為鄉人汝等惟患行不若人勿
患衣食之不若人也婚媾必捨富取貧曰龍門之戒
溫公之論實萬世格言當服膺而勿失也不肖孤憬
議再娶宋氏家素以清寒名或有止之者府君笑曰
宋某吾友也亡友之子如餓死吾當卹之作吾婦以
育之不亦可乎遂一言以定居官謹飭畏慎以寬簡
為政清苦為操常以祿不及養為至痛肉不重味諸
子皆兼案而食不別設使不敢習豪侈平生仕宦一
任倘來不以好官為榮常曰宦而至於正足矣出入

臺閣非吾夢思所及也其視夸毗詡儻者若將浼恬
靜自守未嘗持刺詣人以是交往絕罕知者鮮矣持
議務從平恕不為偏黨刻核之論亦不違心詭隨於
人方 追崇大議李延平實主張之府君於延平為
堂子不以父兄之故而變已見每叅庭爭之列姜掌
令鶴年以言觸忤禍將不測知舊莫肯顧問或從而
下石府君屢往訪饋訊不絕人以為難好善嫉惡出
於天性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幼少接之如輩
行聞人之惡則輒怒於色雖權貴不少撓憂時感慨
或歔歔不能寐嘗曰近見都中多急促氣象意者國

同春堂先生集
家將亡之兆乎恒以血氣既衰未有以報國恩為恥
雅有高趣酷愛山水聞某水丘稍佳輒飄然獨往或
命侶俱遊遇會心處樂而忘返雖在市朝膠擾中意
未嘗不在山水間每欲一訪楓岳寤寐不忘嘗卜懷
之船巖川上欲縛茅以終老亦未就常揭淵明歸去
來圖於壁上以寓懷筆法清麗為文慕左馬韓氏少
以詩鳴晚又不屑為也惟遇興則吟之嘗謂我半生
失學今老矣難可刻意讀書欲聽儒者講說或能如
李初平之有得耳性不能飲飲少輒醉醉或高哦放
歌調韻清爽談笑藹然也與鄉人處恂恂去畛域飲

以和穆至待不善者又不惡而嚴以是咸愛而敬之
及府君歿無賢愚貴賤皆曰善人亡矣襟懷樂易不
以恩怨介于心人雖犯不校也蓋所謂平生無怨惡
於一人者府君庶幾焉平居粥粥若不斷及見義固
執不以利害禍福動毅然有不可奪者嘗謂不肯曰
子孝臣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黜闇而生不如明白
而死臨難苟免我所深恥人皆謂我柔不以伏節死
義期之然不知我櫛柄在手耳嘗喜張中丞傳後叙
趙重峯辛卯疏手自寫以讀激昂感慕焉有一宗室
謂李判書時白曰江都戒嚴之夜我適巡城見一朝

官獨守城堞乃李某也撫其手凍如冰雪謂之曰坐此何為請入少憇云則答言老臣今日得死所矣終不起云戊寅秋 上遣禮官賜祭其文略曰鴻毛泰山取舍從容臨絕有文抽肝瀝血文山題贊古今一轍禮義之邦有辭天下云云翌年冬命旌門閭懷之士子立廟于崇賢祠之傍與宋公時榮並享焉享之日遠近多來會先妣龍仁李氏考曰仁壽階通政祖曰傳說曾祖曰昌茂駒城府院君中仁之後寬裕惠哲通達事理事舅姑奉君子各盡其道自妯娌族黨下逮僮御無不得其歡心教諸子嚴而有法府君素

不以生產經心先妣能拮据規畫事育無缺酒食衣服皆豐潔鮮盛人不知其貧也府君之歿痛其非命哀毀踰禮常以未亡人自處戊寅四月初五日不淑萬曆丁丑十月初八日卽其生歲月日也得年六十二府君之遷厝也奉以合窆焉育三男長曰憬娶學生宋銓女無後再娶奉事宋甲祚女次曰掩有雋才擢生員第二名不幸先府君天娶士人成夏挺女無後次曰惇娶郡守金瑾女生一男幼側出有一男二女皆幼不肖孤等攀號莫及旣不得從於地下仍竊伏念先府君義烈書諸國乘在於口碑區區敘述固

同春堂文集
無所事然揭銘幽堂以詔來世近古以來未之有改
用敢泣血撰次大槩如右倘蒙當世大君子一言之
賜以表墓道豈但為幽明父子之幸或有補於風化
之萬一矣伏惟哀憐而財擇焉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通政大夫戶曹叅議知製教鄭公行狀

公諱復始字以健姓鄭氏自號桂潭其先出東萊鼻
祖文道高麗時為安逸戶長墓在萊之海濱載於輿
誌自是簪纓相繼曰穆左僕射曰澤左贊大夫九世
而至諱賜事我 光廟以清操厚德為世名臣官至
直提學 贈左贊成即公五代祖也高祖諱蘭秀舉

學行官全羅都事曾祖諱光鄰三嘉縣監祖諱姬卿
部將考諱華天文教官初居龍宮葬部將公於懷德
雞岳山下遂家於懷妣英陽南氏進士軾之女以嘉
靖壬午十一月丙午生公幼而聰穎絕倫器度不凡
不煩程課藝業日進年十二陪教官公過沃川赤登
津遇一文士呼韻公即應聲有多少行人忙裏過白
鷗間泛水中天之句觀者竒之遂刻板揭之樓上自
是文名大振稍長與弟復元負笈往松京請業於花
潭徐先生其所用心不專在於華藻 仁廟昇遐兄
弟俱服心喪期聲問益彰交游益附累捷鄉漢城試

或居魁所試文傳於世與一時名士尹潔陳宇等友
競以激揚臧否為尚乙巳之禍尹陳諸公俱逮死公
兄弟亦幾危賴教官公先幾率歸鄉得免丙午春兄
弟俱中司馬乙卯公登式年及第選補承文院權知
副正字嘗與安公宗道同仕戲題一絕于院壁云荆
江波暖鰕魚肥槐院春深晝漏遲無可奈何安正字
不如歸去鄭權知至今膾炙人口丁巳拜慶尚左道
評事遷司憲府監察刑戶曹佐郎戊午丹城縣監壬
戌丁教官公憂甲子制除拜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
事官成均館直講乙丑佐湖西幕時尹元衡張甚以

非理奪人臧獲累十口訟久不決方伯怵怯將誤斷
公力爭遂歸之本主元衡大怒貽書方伯有吾從大
夫後見蔑於亞使等語方伯懼甚公不動元衡欲中
以法捃撫無所得入為禮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
記注官丙寅授古阜郡守元衡家僮在境恃勢橫恣
侵刻細民前後守宰莫敢誰何公到官即捕核置之
法不少貸其為政剛果不畏強禦類此先是元衡芭
等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有鄰當乙巳 垂簾之日
誣三人以逆殺之士類殲焉至錄偽勲神人憤鬱積
數十年時 明廟臨御久屢不豫儲位尚虛識者憂

之亦不敢言公因求言旨上疏痛陳奸兇拯邦忠賢
枉死之狀請伸其寃且請早建儲嗣以定國本疏入
上震怒教曰年少文官假托公論伸救逆黨予欲
罪之因求言陳疏故姑置不問政院知悉時元衡纔
退兇焰未熄人莫敢指斥公首發正議盡言無諱中
外吐舌至有感歎揮涕者公言雖不得見行於當時
後竟削其勲伸其寃誅奸旌善是非大定實公為之
倡云禡烏刑曹正郎 宣廟初擢拜司憲府持平移
漢城府庶尹成均館司藝司成承差審災傷于湖南
辛未授掌樂宗簿軍資內贍等正兼春秋館編修官

屢知貢舉藻鑑甚明一時稱之以御史巡撫于平安
道壬申丁內艱甲戌制除拜內資司饗繕工司僕等
正兼 山陵修補都監通禮院左右通禮兼司憲府
執義審災傷于湖西乙亥嶺左有試闈之變章甫就
囚者殆三十餘人公承命往按除倡亂者數人罪之
餘皆疏釋嶺人頌之公在途病甚 上遣醫賫藥以
救之丙子秩滿陞通政拜義州牧使權公克禮亦同
時陞秩得吉州時北關多憂公素稱有文武全才大
臣啓請與權公換授無何承重祖母李氏喪制除授
上護軍坡州牧使禡烏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士

午以管押使赴京還拜掌隸院判決事癸未秋復授衛將時宋應漑許筠等構誣栗谷李先生無不至宣廟洞燭其情狀屢下嚴教都承旨朴謹元朋比愆患眇諸僚陳啓不已宣廟震怒命盡黜謹元等特以公爲假承旨俾直政院俄拜廣州楊州牧使入爲戶曹叅議敦寧府都正壬辰亂後歸老于懷德村庄庄南數里頗有江山之勝卽所謂桂潭者臨江築臺觴詠其間以爲終焉之計萬曆乙未九月初七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四某月日葬于雞岳先兆之次負艮之原公天資豪爽器宇軒豁不拘拘於小

節沉厚寡言喜怒不形少從師友觀感又多孝於親友兄弟甚至家間嘗有疫癘染者輒死兩弟俱邁勢甚殆公躬操藥餌晝夜扶救及喪左右哀撫易戚備至自初喪至葬不離喪次所以附身附棺者俱無憾而公竟無恙人皆異之至方之庾袞云一妹早寡無以自存同居撫愛老而彌篤施及宗黨曲有恩意鄉隣服其義當官莅職守正奉公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尤慷慨於消長進退之際丙寅一疏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知忠賢抱枉之爲可痛而不知言發禍隨之爲可畏其見義奮勇無所顧前後如此平生翫麟

同善堂先生集
不喜交游仕宦一任倘來立朝四十年足跡未嘗及於權勢之門心所醜者視之亡如也初為元衡所整中歲又忤於柳永慶屢遭齟齬以是官不顯平居悠然不以事物經心唯以琴書棊槊自娛為詩文豪放有奇氣類其為人亦未嘗深留意也有亂稿若干卷藏於家公配順興安氏引儀致誠之女文成公裕之後封淑夫人後公七年生先公廿年卒與公同塋生四男伯燾宣務郎仲燾生員皆先公卒叔炳參奉季燾宣教郎側室有二女適尹起祚德昌令鏡智燾初娶全瓘女生三女適察訪鄭時忠義衛朴興男參奉

姜磻老再娶別坐韓日休女無子取燾第三子宗遂為後燾娶宣務郎李夢遠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宗城女適成夏挺生員成夏吉燾娶兵使鄭元祥女生三男三女男曰宗遠宗繼宗遂女適掌令宋希進縣監權誅李文輿燾娶牧使姜節女無子取燾第二子宗繼為後宗遠有二男二女男皆幼女適生員朴樞參奉李文會庶子曰近三女適金大呂宗繼有四男一女男曰達三曰樂三為宗遂後曰省三為宗城後曰晉三女適宋之琦朴興男有五男三女男曰宗哲民哲廷哲弘哲來哲女適李蓋邦崔柱勛林日春姜磻

同春堂先生集
老有一女適朴思哲成夏挺有三男六女男曰楚雄
楚獻楚澤女適生員李掩許穉李鍊閔蘇黃道行韓
遇昌宋希進有二男三女男曰國士國憲女適生員
李陽煥陸之寬韓志遠權誅有三男二女男曰懂性
懂女適都事沈之淹宋時杰李文輿有三女適李敬
中朴世望金顯用內外曾玄孫摠百餘人嗚呼以公
豪邁之資卓絕之才使得嚮用於世展布其所蘊其
謨猷功業必有大可觀者而時命不偶蹭蹬坎壈不
克大厥所施斯豈亶公之不幸也已浚吉以鄉子弟
雖不及操几杖以請益然自幼少時卽習聞公風流

氣槩未嘗不激昂歆歎公之孫宗遂氏袖家乘來示
願叙次爲狀以請於作者表諸墓道茲敢不揆僭踰
掇其大者如右以俟知言君子採擇焉

通政大夫守全州府尹宋公行狀

公諱國澤字澤之姓宋氏系出恩津高麗時有諱大
原仕至判事三傳至諱明誼官司憲執端與鄭圃隱
諸賢游聘懷德黃氏 贈判書粹女子孫仍家於懷
奕世蕃昌後人名其里曰宋村生諱克己進士早沒
其媿柳氏以烈婦旌閭生諱愉當我朝 恭定大王
時隱德不仕號雙清堂有清陰金文正公所述墓表

生諱繼祀尚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生諱遙年軍
資監正兼校書館判校生諱汝霖楊根郡守 贈左
通禮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世勛安岳郡守 贈左
承旨祖諱樺壽將仕郎 贈兵曹參判考諱希命嘉
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號醉翁妣 贈貞夫人晉州
柳氏郡守之榮之女萬曆丁酉二月九日生公於宋
村第甫成童以同樞公命出爲族父後 贈執義諱
世勉 贈左承旨諱玲 贈吏曹參判諱夢寅卽其
所後三世其所追榮皆以公貴也參判公字文炳號
琴巖早以詩鳴纔登小科年三十而夭其配曰貞夫

人驪興閔氏進士守慶之女芝峯李文貞公其舅也
參判公雅奇公臨沒屬閔夫人取以爲後夫人賢有
婦道又能解書史以參判公抱才早沒爲至痛哀聚
遺稿就訂於芝峯公剖劂之有琴巖集行于世公內
事閔夫人盡孝外從師友始學於吾先君又游文元
公沙溪先生之門與慎獨文敬公相切磨自是器業
日就已未中生員游泮宮遜言謹行爲儕類所推重
癸亥 仁祖反正明年甲子公登式年丙科及第選
入槐院權知副正字尋陞正字至博士丁卯北虜入
寇 上幸江都文元公以號召使署公爲參謀官俄

而虜要盟而退公侍文元公奔問於 行在遂歸懷
鄉戊辰薦入史局自檢閱至奉教俄遷承政院注書
侍講院說書陞成均館典籍轉禮戶二曹佐郎辛未
授司諫院正言先是原州牧使沈命世上疏言 穆
陵有水氣朝議遂定遷改計及啓舊 陵無水羣情
憤惋兩司方論命世罪正言李行健劾禡諸臺官仍
停其啓公乃出而獨啓極論行健徇私蔑公縱恣無
忌之狀還發前論物議多之唯勲戚諸家大不悅已
而出為咸鏡都事谿谷諸名勝皆以詩贈行壬申春
禡歸拜司憲府持平時有 元宗大王追崇之論延

平李忠定公實主之 上入其說臺臣相繼罷斥公
與都憲金文正公極陳其不可遂劾延平公與文正
俱被譴禡延平方主銓首黜公為輸城道察訪物情
大駭文正贈詩有清名郵吏服高論士林推之句明
年移拜文川郡守時文正退處鄉里 上以都憲召
之不置文正辭疏其一款有曰前日言事同僚尚在
貶官臣獨何顏復入臺席云乙亥拜司憲府掌令未
及赴召禡授 宗廟令俄又禡丙子冬十二月邊遽
至 上將幸江都至崇禮門虜騎已迫西郊 上遂
回駕入南漢城公時寓新門外蒼黃欲隨 駕則道

路已隔絕矣於是徒步跋涉周回諸島蘆入江都居
數日虜兵大至城且陷公道遇閔公光勳相携至武
庫取火藥置之前曰此吾輩死所也俄有人椎破城
西門問之則曰元孫出矣蓋昭顯第一子號稱元
孫姜庶人使中官金仁負之出避公曾在翰苑慣見
其中官面諦視之知其爲的謂閔公曰今日吾輩浪
死無益從元孫行可乎閔曰諾公卽以其所乘馬奉
元孫與閔公偕發衛卒僅十數人纔出城有賊數騎
追至公命衛卒以空砲擬發之賊乃退於是直向喬
桐公家屬所寓適在路傍而不入見至一島島中人

十數輩羣聚持刃若將相拒者衆恐生變欲以干戈
從事公與閔公謀曰彼必不知元孫在此也卽招之
使前具告以故皆涕泣聽命持酒食迎餉夜又率其
羣來衛之卿士大夫避竄者聞元孫所在來赴日衆
相與議曰諸人相聚不可無統領以朴公東善年高
秩尊共推爲將轉向湖西公之家屬轉輾飄泊於海
島邂逅相會百口皆全殆如神天所佑者聞者竒之
未幾南漢圍解上還都卽丁丑春正月二十九日
也公奉元孫自唐津還京旋歸懷鄉省覲朝廷以公
有保護元孫之功特陞通政階拜兵曹叅知尋拜同

副承旨陞右副八月辭褫拜刑曹參議移參知十月授工曹參議戊寅以督運使承命往返於兩湖四月拜公州牧使纔數月潛谷金文貞公觀察本道以姻嫌褫冬拜穩城府使以親老不赴己卯春拜刑曹參議俄奉使瀋中時使臣往來者多以貨利生釁公律已清苦御下嚴簡行色淡然瀋人亦稱服云七月拜光州牧使庚辰十月移拜東萊府使臺官論褫仍任辛巳冬以箋文不書清國年號見罷壬午夏拜江界府使以親老辭秋又拜承旨病辭冬拜成川府使明年棄歸甲申冬又拜刑議俄授全州府尹相臣啓換

金堤物論稱屈而公夷然不屑意居數月遭閔夫人憂乙酉冬柳夫人又下世戊子四月以右副承旨赴召序陞至左秋以省墓受由行到振威上疏陳情蒙褫冬復拜承旨入朝己丑四月辭褫還鄉五月仁祖大王昇遐公入縣庭哀臨過成服訖因潦雨道不通經旬始入城臺官以不卽奔哭啓罷金文正語人曰昔宋神宗三月昇遐司馬公至五月始入臨而未聞時人有非之者今日臺論吾所未曉云庚寅六月叙拜定平府使以親老褫十一月復拜承旨赴召上疏辭上不許辛卯正月陞左承旨始 孝宗大王

新卽作有優老典同樞公年尚未滿至是八耋已至
公上疏陳情乞恩 上批曰旣爲定限似難踰越而
予豈惜此不慰爾喜懼之心哉特允爾請他勿爲例
仍傳曰前叅奉宋希命年滿八十老職之典旣有定
限似難踰越而其子左承旨宋國澤以近密之臣陳
疏祈懇予豈惜此不慰其喜懼之心哉特爲加資他
勿爲例同樞公遂陞通政階公又上疏陳謝仍乞解
職歸省蒙許三月拜林川郡守秋同樞公拜僉樞強
欲赴謝且今 中宮殿下簡入嬪宮卽公外孫女嘉
禮有期公侍同樞公入城謝恩仍過大禮而歸明年

適與方伯有忤棄官歸癸巳春拜刑議辭九月移工
曹俄遷兵曹又拜禮議或辭或免甲午春朝家又有
優老典公爲同樞公呈狀于該曹該曹入啓 上特
許陞嘉善階且授同樞推恩三世一時人皆咨嗟豔
歎二月拜沃川郡守先是郡人有全彭齡郭詩不厭
於士論而豪右多推之至建書院以享而奉重峯先
生醜其下聞者皆駭憤 仁廟初沙溪先生上疏歷
陳書院之弊請鄭介清郭詩之類并令輟去 成命
已下而方伯守宰雖名公望士皆媿畏難莫敢奉
行金文貞爲方伯只令奉出重峯位版鄉人各自樹

同春堂集卷之四
黨睽離乖隔至有分鄉之舉公下車首治其主議者
數人仍令輟去郭詩位版以承朝旨鄉議稍定士論
快之後四年 孝廟御講筵臣浚吉猥得入侍因玉
堂官有言 上問全彭齡郭詩鄭介清等是何許人
欲聞之臣備陳三人事蹟及院祠前後曲折 上深
以官吏不遵朝命為恠聞公之為特加嗟異仍命并
輟彭齡介清等祠丙申春棄官歸八月同樞公捐館
戊戌冬拜禮議公素有痰病至是疾益甚辭不赴已
亥五月 孝廟昇遐時公病已痼而自以退伏未安
輿疾入臨七月拜兵曹叅議自力供仕時余猥長東

銓每於政席與公相望公謂余曰此衰門之幸也十
月上疏辭不許連章得禱十一月公病漸革 上遣
御醫使不離看病且賜藥物公既病盥櫛不廢衣冠
必整言不及家事唯語子弟曰吾受恩 三朝涓埃
無報目不瞑於泉下矣十五日壬申卒于會賢洞之
寓舍享年六十有三卒之日思見余余急馳往省之
公精神了了執手捋話命酒酬酢若將與之永訣者
及夜訃者至矣訃聞 上為之驚悼命中使臨護賜
棺材及賻物 中殿別致優賻是月甲申發引 上
下諭兩道監司使之庀送又命中官護至江頭十二

同治庚午年
月已丑歸殯于沙山齋舍翌年三月丙辰葬于先塋
之南數里許素屹里良坐坤向之原冬 上遣禮官
致祭公天資清明器宇和雅平生一任坦率絕無艱
深險阻之意機變之巧不設於心憂愁之色不形於
外其事親也承顏順色婉愉怡悅到老如一日待宗
族一於敦睦不以戚疎有間恩怨相加與人處言笑
怡怡不置畛域人無不愛慕之然論議勁切是非明
白直已守正自信不疑初入臺閣卽忤於權貴連被
貶黜困坎於塞北至四五年之久而亦無少悔又自
愛其一刺未嘗有要路迹以是仕宦常在通塞間爲

親求養累典州郡所至一心奉公不敢以私事相溷
少有歎於意者雖一家切迫之懇一併揮退自奉甚
簡臨下以寬每以安集小民爲務武斷之徒喘息屏
迹帑藏儲峙必盈溢於始至成川實關西之饒邑貨
財之所聚而公冰蘖自礪視之若無成民相謂曰吾
蜀閩人多矣未見清白如我侯者立石以追思之其
在林川有名宰家奴殺人繫獄前後邑宰皆莫敢決
公卽斷之以法不少饒邑人稱快至其年益衰病益
深宦遊之志已倦而爲同樞公大臺在堂遲徊未決
求得沃川守決去家鄉最近往來脩隨榮養備至每

於佳辰壽節輒設盛筵子姓迭舞金貂相映人皆曰
幸哉有子如此雖稱大孝無愧矣性喜酒遇輒引滿
雖甚醉亦不亂每與諸親飲團欒款洽長吟淵明悅
親戚之情話一句而已不曾言人過失聞人有善輒
稱道之常戒子弟曰馬援交趾書先君子取爲自修
之法此子孫所當遵而勿失者也平居清靜簡嚴脫
落細故市井之徒無迹於庭苞苴之托無及於家浮
屠巫覡之輩不入於門聲伎博奕之戲不接於心嘗
築精舍於門外松間雜植花卉取先賢碑版掛諸左
右以視法日必晨興盥櫛整坐終夕無懈惰之容先

壠下又結數椽茅屋以爲晚年棲息之所雖退處之
日每聞朝政失得憂喜必形於色前後居憂皆在衰
病之後人無不愍慮而公任情致哀以至終制人謂
誠孝所感公常曰余以草野孤蹤幸忝科第榮養兩
親 贈及先世人間福祿旣已備矣而 壺儀之尊
又出吾一家婿爲國舅女爲府夫人無非吾先世積
德餘慶有以致之祇宜一心戒懼毋貽辱朝家而已
金文正與金文敬實一世宗師而皆親愛公許以少
友云公配晉州姜氏將仕郎致璜之女封貞夫人温
柔淑哲婦德甚備爲婦爲母皆取範焉生四男一女

男長奎光縣監早逝次奎輝次奎章先公天次奎明
女適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奎光初娶成楚珩女生一
男一女男曰夔弼亦早夭女適李行徵再娶朴廷翊
女生一男二女皆幼奎輝娶徐雲驪女生三男三女
男長夔弼次榮弼女適趙鴻禎餘幼奎章娶承旨李
天基女生一女未笄奎明娶晉溪正潤慶女生一男
四女女長適趙鴻祥次朴世度餘幼金佑明生四男
二女女長即我 中宮殿下載誕 元良尊居儲貳
又有三公主皆未笄男長曰萬胄次錫翼錫衍錫達
季女適士人權益興內外孫曾男女摠三十餘人余

與公親雖袒免從幼至老對廬而居常兄事而弟畜
之每相語吾儕晚暮休官退閒南阡北陌杖屨過從
以送孱年豈不樂哉誰謂此約未成公遽棄我而先
公之墓木已拱而余尚支離於世獨立涼踽顧影無
儔不知幾何時而隨公於泉下相歡復如平昔也耶
公之諸子屬余述行狀以示後余以文拙辭不獲俯
仰今昔爲之愴感難勝敢據家狀所記且附余平日
所見知者如右九原可作公其以爲如何也噫

恭人李氏行錄

恭人國姓 太宗大王子謹寧君禮之後父曰天裕

主簿祖曰壽司議曾祖曰烏林守誠高祖曰劔城正
楫外祖崔繼勳官司藝領議政寧城府院君恒之後
恭人以隆慶辛未正月二十六日生于漢陽第萬曆
己丑歸于判官公恭人寬裕淑哲事無巨細一唯判
官公意是承判官公奉所後母申氏恭人事之無違
禮判官公喜賓客恭人盛酒食咄嗟之辦亦有異味
人皆歎咤其數善中饋者必以恭人爲稱首常語諸
婦息曰婦人之道惟順君子敬祭祀謹饋食而已餘
無可爲者每得珍味輒謹藏之以備祭用將事之日
必誠必敬未嘗安意就寢曰萬一早晚失時雖祭如

不祭未及雞必先家衆起雖七十之後如一日蓋其
天性然也綜理家務纖悉無遺凡百必預具積待以
待不時需自飲食服用以至盃圈諸物莫不燦然備
具無少缺丐貸者亦無不滿意而去待宗黨有道御
婢僕有恩軫飢寒均勞逸上下內外咸得其歡心及
喪哭者皆盡哀判官公在任所終每以不及相訣爲
至痛孀居十七年未嘗一日忘于懷子弟有過不苛
責微示以色辭待其自悟然後隨以警語子女衆多
眼前不見一人零落臨終子孫咸萃堂室皆滿觀者
艷稱咸謂世間福祿鮮比云戊子正月有微恙至六

同善堂公集
月十七日竟不起享年七十八用卜人言以其年八月權厝于判官公兆下越明年四月二十二日遷柩于判官公兆左同塋異室有四男四女男長國著生員次國輔生員次國龜次國蓋女長適士人李樾次適定州牧使蘇東道次適生員金巽賢次適進士權謁國著娶縣監金德民女生三男三女男長奎禎娶縣監黃紳女生一男幼次奎祥娶士人李挺生女生一男一女幼奎昌未娶女長適士人卞撫無後而死次女未嫁而死次幼國輔娶士人李挺期女生一女幼國龜娶縣監權爲己女生二男三女皆幼國蓋娶

進士黃德潤女生四女皆幼李樾生三男二女男長時兩次商兩次幼蘇東道無子女金巽賢生六男一女男長沆次浚次潤餘幼女適士人李廷蕃權謁生三男長博餘幼內外諸孫幾五十餘人

判官卽宋公希建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